

早熟文青的創作物語

丁允恭：文字， 一種誠懇的追求

文／李國盛

在期待聲中，早早出名、連連得獎的丁允恭，終於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。這部時間跨度長大18年的小說集，主題分散，技巧也各不相同，卻是一位早熟文青用文字追索意義的誠懇印記。

在這本小說集《擺》中，一篇散文「關於我的野百合學長們」成為最受追問的一篇。

夾雜在真實程度不等的小說集中，這篇最早刊在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的散文，當年其實是對於臺灣學運以及民主化運動回顧的系列文章之一，除了丁允恭，其他撰稿者還包括郭強生、楊照、陳芳明等知名作家。

野百合成為臺灣民主化的圖騰，文章刊出後，不少人捧著記憶，按文索驥，希望核對文章中和現實的人物，網路上也有不少文章，直指每個以英文字母為代號的人物的真實身分，但，對於創作者來說，這樣的讀者反應或許不是最令人期待的，很可能是因為作者本身的政治人身分太過醒目，也因而讓讀者不由自主想要連起書中和現實中、部分仍在政治舞臺上的人物，形成另外一種不是那麼純文學的閱讀樂趣。

不過，跨足政治和文學，另外一方面當然只是今日作家的現實。今日，文學只能是一種志業。那意味著文學創作者往往得依附著另外一種謀生的工作，因此，文



➤ 丁允恭在寫作的時候會考慮到讀者，因為他認為寫作是一種跟世界、跟他人溝通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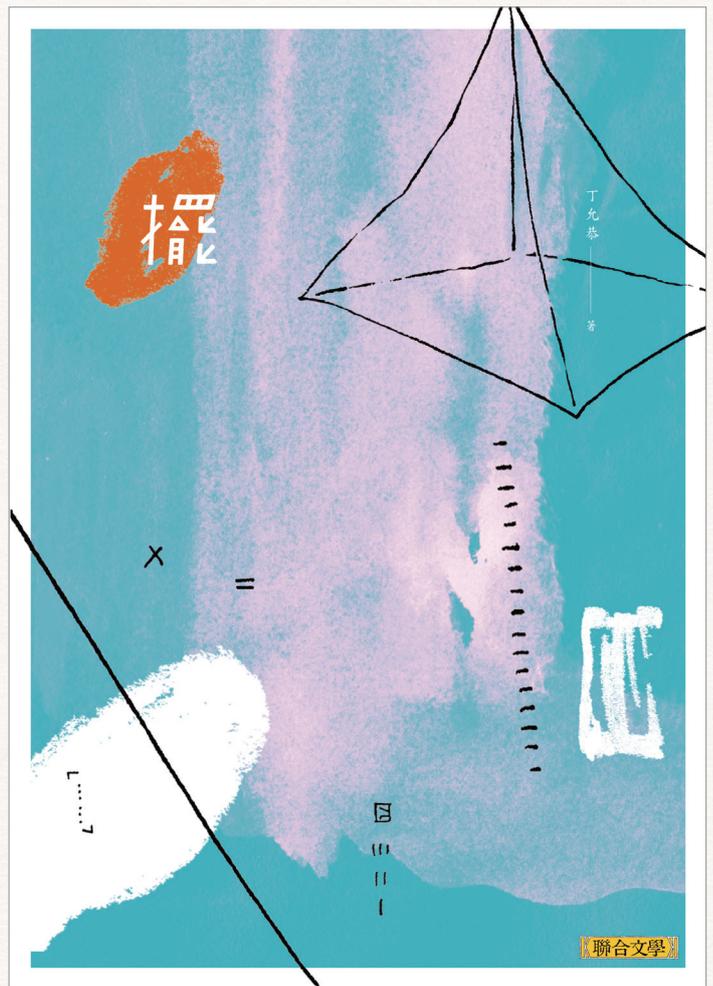
學創作者的職業身分可能是老師、是廣告文案、是各類的文史工作者，而丁允恭則選擇了政治。特別是近兩年，他的政治評論進入了量產，政治評論文字成了大多數人認識的丁允恭，相較之下，從建國中學就開始創作的小說，則顯得數量有限，也因此，一直到去年才出版了他個人的第一本小說，收錄了他從民國84年到102年發表的作品，只有一些透過網路發表的，沒有收錄進來，自然不如政治評論受矚目。

得獎、嘲弄與文學

但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，文字總是他的武器。擺盪於不同身分與文學之間，文字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每天醒來就在文字的海洋裡。而在文學領域，雖然產量少，丁允恭卻從來不缺少肯定，他自己也清楚，從建中紅樓文學獎開始，得獎或者為了得獎而寫，一直是創作路上的重要推力。

即便學思和各類生涯有時候並不能讓他專心寫作，他的文學才華卻不斷獲獎受肯定。95年拿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的〈擺〉，被當時的評審張大春盛讚「一篇就能看出事業」，張大春甚而因這篇小說，直接讓丁允恭取得小說家俱樂部認證。而證諸後來的歷程，100年他又再奪《聯合報》文學獎散文評審獎，兩大報文學獎都到手，但眾人期待的小說卻依然少見，直到102年，他才又發表了「這場旅程總是要結束，舜或雷特爾」。

產量甚少而得獎連連，並在不同作品中不斷呈現不同題材和技巧，丁允恭自己認為，創作並不是坐下來寫才開始做的，即便不是在寫作的時候，他也不斷在鍛鍊，而且是下意識的，「我總覺得每天都在玩些文字遊戲，就像我臉書那些所謂的梗，其實跟寫作是有關係的……每天醒來，就在語言之海中，就把自己泡在裡面，那不一定



➤ 《擺》是一部時間跨度長大 18 年的小說集，主題分散，技巧也各不相同，卻是丁允恭用文字追索意義的誠懇印記。

寫東西，而是對語言很容易感到敏感，每天下意識地就開始操練文字的使用。」

滲進作品裡的現實

而即便在「野百合」之外，這本時間跨度長的短篇小說集，也理所當然的映照了作者在不同時期的現實，特別是他自己所說的雜，大學期間不只一次轉換系所，除了後來的法律，也讀過心理和醫學相關科系，而這些不同階段創作的作品，也呈現不同的特色。

「第二音節」完成於93年，主角一邊寫小說

一邊寫神經學論文，在幻覺和大量的性描寫的背後，透著一種迷離，語言大量使用醫學術語的丁允恭當時正就讀長庚基礎醫學所。而去年完成，最早發表於《短篇小說》雜誌的「這場旅程總是要結束，舜或雷特爾」則是依據他在心理系讀到的資料寫成，他解釋，「屬於真實的部分是，他真的帶了一對中國人年輕夫妻去環遊美國，實驗這些不同餐館、旅館對他們的態度，不過課本的交代也就到這邊…後來即使去查，我也找不到這對中國夫婦的具體身分，他的記載裡面有寫到一點，但沒有名字，就差不多是學生，本來學工程一類的，後來修習社會學，是留學生的樣子，大約如此而已。」

但，「我不是那些非常孤高、完全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已，那種全然屬於自己的創作者，」他自認，「我在寫東西的時候，我無法不考慮到讀者，會想寫出，人家想要看的東西，雖然並不一定是求取讀者在數量上的最大值，我總是覺得寫作是一種跟世界、跟他人溝通的方式，如果不在意成功溝通這個點，那你自己在腦裡面想就好了哇！」

又或者，如今網路發表盛行，「如何成為被承認、被肯定的寫作者反而是一種挑戰，」他認為，比起過往的寫作者，今日的寫作者都可以透過網路發表，網路雖然廣闊，但它分散，而無進入門檻所以某種品評、篩選的機制還是會存在。

也因此，雖然在主流媒體上，純文學的發表場域愈來愈小，文學獎也不斷出現各種爭議。不過，丁允恭認為，有時大家不斷地爭吵，代表它還是被重視的，只是目前想不到比較好的機制以因應市場的潮流。

找尋下一個讀者

「每個橋段設定的時間，它作為一種要素，其中的一個影響，就在於給讀者不同的距離

感。」在談到寫作的各種可能性時，丁允恭很少見地透露了他對於技術的解釋。

雖然產量不高，丁允恭卻幾乎在所有故事中，看得出嘗試不同題材和寫法。相較之下，許多作家則選擇不斷重複同樣的主題、甚而重複使用同樣的意象和素材，當被問到「是否因為你沒有量產，所以幾乎不重複？」手夾著黃長壽的丁允恭笑著說「對呀，一方面可能也還沒破功，哈。」

「所以每篇都是新的、文學上的、真正意義上的創作，但當然選擇一個主題然後深入挖下去，也可能由此長出璀璨的文學花朵。」

「坦白說，我有些想法，但也還在摸索……另外一方面，我的人生經驗本來就滿分散的，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偏於廣而淺，所以我也會有恐慌，是不是對於某個深入的經驗有所匱乏，像是唸書就一直換來換去，很難說自己真的有專門什麼。」

但文學一如人生，主題的設定本來就具有一定的荒謬性，用他的話來說，是一種「存在先於本質的態度。」或許可喜的是，即便對於追尋背後可能的虛空了然於胸，但他堅持「在心理上，難免還是會想要去找，而且我是相信一些有意義的事物的。我覺得我是會去『相信』事物的，不是絕對的懷疑主義者，但是，經過一些人生的體驗……體驗也好，或是看到的事物也好，我覺得還是要試著去懷疑你相信的東西、你相信的人，當作一種每一天的檢證，而文學當然也是一種做這個檢證的方式。」

「再堂皇體面的事物，它背後都可能有它的荒謬可笑，然後經過那些東西的披露以後，如果它還剩下了偉大，那它才是真實的偉大，而不是那種體面的、未經檢驗批判的、沒有辯證的假偉大。」不是為自己的作品做結，採訪末了丁允恭說了這段話，僅僅這樣，就已令人開始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。🌀